

国内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思想研究述评

于春玲,邢 闯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要: 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是对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思想的发展,也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人的技术化生存境遇的真实展现。在现代性深入发展、技术化生存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国内学界对此关注不够,特别是缺少一种基于整体性视野的系统研究。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思想已有研究的综述、评价,对未来研究做出展望。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现代性批判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2815(2013)04-0013-04

A Summary of Domestic Study on Frankfurt School's Technological Critique

YU Chun-ling, XING Chu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 Law,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Abstract: Frankfurt School's critique of technology is a development of Marxist critique of technology. It shows real technological living circumstances of the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world. Today,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and existential crisis of technology growing, study on Frankfurt School's critique theory of technology will undoubtedly be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However, domestic academic have not enough concerning about this, particularly lack of a system study based on holistic vision. After summarizing and assessing previous studies, Prospect of future studies is proposed.

Key words: Frankfurt School; critique of technology; critique of modernity

技术无疑构成了现代人生存的整体环境背景,成为人的全部生活的内在制约机制或基本存在方式。然而,现代技术在给予人类无穷无尽的馈赠和美好享受的同时,也带来了精神匮乏,人性沦丧,爱和创造力的衰退,人的生存陷入到全面异化的深刻危机之中。在对人的生存危机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技术批判思潮日渐兴起。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因其对技术的批判颇为深刻、全面而最具代表性。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及第三代领军人物安德鲁·芬伯格等,都对技术的

种种消极社会功能进行了批判,技术批判成为他们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然而,在对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研究中,国内学者予以更多重视的是其现代性思想、政治理论、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等,对其技术思想的关注并不多,特别是从整体上对其技术批判所做的研究,极其有限。在现代性深入发展、技术化生存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忽视对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的研究,特别是系统研究,显然是不合适的。本文旨在对已有研究进行综述、评析,并对未来研究做出展望。

收稿日期:2013-08-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资助(13JD71004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2M52064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N120414003);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资助(W2012041)。

作者简介:于春玲(1976—),女,满族,辽宁本溪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

一、关于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的整体研究

关于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思想的整体研究较为少见,相关专著有陈振明的《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和陈爱华的《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等,主要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观、自然观、科学观、科学伦理观等,跟技术直接相关的内容较少。相关期刊文章有高亮华的《技术:社会批判理论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技术哲学思想》,祖朝志的《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批判》,赵海峰的《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之困境及启示》,邱根江的《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技术理性化批判》,李艳霞、王贤卿的《论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批判理论生成的缘由》以及张慧民的硕士论文《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研究》等少数几篇,这些文章对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的主要思想、生成缘由、困境、启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中技术理性的批判等进行了研究。

高亮华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的技术哲学思想(其中蕴含了他们的技术批判理论)做了概要式梳理;李艳霞和王贤卿从文化根源、理论源泉和现实起因三个方面探究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批判理论生成的缘由;祖朝志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批判的基本内容,即对作为意识形态之科学技术的批判、对作为社会控制工具之科学技术的批判、对作为社会稳固剂之科学技术的批判和对科学技术入侵文化的批判;邱根江从文化工业生产的技术化、文化工业产品的商品化和文化工业机制的计算化等三个方面发掘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技术理性化批判思想;赵海峰反思了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的困境,他认为:“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从不同的理论路径提出了技术理性批判思想,但是都有着相似的理论困境,主要表现为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抽象性、局限性,以及理论上的决定论色彩和简单化思维。”^[1]他同时指出,要克服上述理论误区,就要在立足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的基础上,对人类面临的西那是问题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和批判,在人类实践中促进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

有学者尝试对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理论的历史演进做出梳理。安维复基于社会建构视角对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和芬伯格的技术哲学的总结表现出这一倾向。高海青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合理性批判所做的历史梳理更为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尝试:“随着现实社会的更迭,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合理性批判的形式也不断革新,社会合理性批判的逻辑从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演变为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又更新为芬伯格的技术批判。尽管批判的对象都是技术,但是批判的策略和改革的策略却根据现实形式不断发生变化。”^[2]宋永平和刘晓勇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作家的科学技术观的形成,是一个合逻辑性与合历史性相统一的过程。他们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概括为三个

阶段:霍克海默首先提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这一论点,他和阿多尔诺一起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予以批判;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何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进行了原因剖析,完善了这一理论,其《单向度的人》标志着这一理论的基本形成;至早期哈贝马斯得出了资本主义统治合法化这一结论,使这一理论走向逻辑终点。刘光斌总结了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到芬伯格的技术理性批判的历史发展:“马尔库塞指出技术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技术强化了社会统治;哈贝马斯把技术合理性看做是一种工具合理性,分析技术如何转变成意识形态,并把技术统治解释成生活世界殖民化;芬伯格批判吸收了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研究成果,重视技术的可选择性,从技术批判理论的角度分析技术合理性与社会统治的关系。”^[3]

也有人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如邓联合着眼于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的困境与超越,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进行了比较研究;孔明安比较了鲍德里亚与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思想的内在逻辑关联以及他们之间的异同。在他看来,鲍德里亚早期的思想的形成受到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的影响,但从深度和广度而言,鲍德里亚的技术批判又远远地超过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此类研究有助于通过对比进一步揭示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的精神实质和基本特征。

还有学者看到了技术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如高亮华指出:“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批判构成了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不仅如此,这种对技术的批判在当代哲学一门年轻而又重要的分支学科——技术哲学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但他并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研究。

二、关于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技术批判思想的研究

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较多,主要涉及的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弗洛姆、本雅明、芬伯格等,主要探讨了他们的现代性思想、美学思想、哲学思想、交往理论、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批判等。关于这些代表人物的技术思想,学界做了一些探讨,这些探讨涉及的原著主要包括: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理性的黯然失色》,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美学理论》,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爱欲与文明》、《审美之维》、《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交往行为理论》、《合法化危机》,芬伯格的《可选择的现代性》、《技术批判理论》等。

学界主要考察了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关于启蒙、理性和文化工业等思想,分析了他们对于理性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对理性工具化及其消解人的生存价值的批判,以及对否定性

思维价值的发掘。倪瑞华认为,霍克海默“开创了对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和发达的工业文明进行全方位批判的社会批判理论”^[5],在其批判理论中,技术批判是首要内容。他从“批判工具理性对人的生存价值的消解、批判启蒙理性对人的自然的双重统治、批判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对霍克海默的技术批判进行了解读。王凤才对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观予以评析,指出,启蒙精神的实现是进步和退步相交织、文明和野蛮相伴随的过程,因此启蒙精神走向了自我毁灭。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启蒙精神的批判,也就是对技术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和工业文明弊端的批判。高亮华、李建珊和张立成等人进一步分析了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理性的划分,即主观理性(工具理性)和客观理性(价值理性)的划分,以及从客观理性向主观理性转变的必然性。至于如何改变工具理性对人的操控这一现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试图建立一种可以和解精神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分裂的形而上学,“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人类理性的那种压抑不住的否定性思想上。”^[6]

对于马尔库塞这个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学界主要考察了他对技术控制下“单向度的人”的批判,对技术的心理分析,以及对“新技术”的渴望和构想。也有学者注意到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与其整体思想之间的关联,如张成岗从现代性批判角度理解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他指出,在国内学者对马尔库塞的研究中,现代性批判研究是被相对忽视领域。实际上,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是与现代性批判结合在一起的,“作为现代性批判重要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通常与意识形态批判结合在一起,并通过‘意识形态’及‘理性’等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技术与现代性研究的融合。”^[7]他对技术理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做了一定程度的探讨。朱春艳、陈凡认为,马尔库塞改变了同时代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对技术的单纯批判态度,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双向作用出发思考社会问题,以技术批判为契机,展开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制度层面和心理层面的批判。

相比较而言,学界对哈贝马斯的技术批判关注较多。姚大志指出,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中,哈贝马斯主要从事于科学技术批判。他同时认为,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批判的核心思想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已改变为意识形态。学界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探讨,探讨了哈贝马斯的“技术合理化”思想,这一思想的产生背景及其价值和局限,也探讨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及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技术民主论。如张成岗基于深度解释学视阈解析了哈贝马斯的技术批判理论:哈贝马斯新意识形态论是对现代性的再解释,现代性危机主要表现在工具理性技术批判理论在交往领域的扩张并占据支配地位,回到生活世界,重建交往理性可以为现代社会发展建立牢固基础。孙秀云在解读哈贝马斯的“目的理性”、“交往理性”、“主体通性”等概念的基础上,将其技术批判理解为一种“技术化生存批判”,并认为,哈贝马斯指明了摆脱技术化生存危机的切实道路:通过

主体通性意义上的合理化交往进行技术选择。也有学者对哈贝马斯的技术批判理论予以评价,如廖和平和谭培文认为,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否认科学技术的进步的社会功能,具有对科学技术本质的偏离、对“两个必然”的偏离、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偏离、非历史性和超越性和反马克思主义等缺陷。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的领军人物,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也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孙丽认为,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集中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技术批判理论的众家之长,超越了单纯的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思想。他主张通过社会中以技术为中介的机构的民主化来解决技术统治的矛盾,规避技术的负面效应,具有一定的开创性。王华英指出,技术存在论是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基础,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存在者统一是芬伯格技术存在论的基本特征。朱春艳从理论基础、价值目标、理论内核、方法论框架和批判主题等方面剖析了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的内涵,从起因、机缘和途径三个方面解读了其技术批判的主题,指出这一理论的实质在于重构现代社会的制度规范,并进一步探讨了芬伯格技术批判视野下的现代性选择与建构。孙浔研究了芬伯格技术哲学的四重向度:历史向度、社会向度、政治向度和文化向度。

此外,也有人关注了弗洛姆、本雅明等人的技术批判思想。高亮华认为,弗洛姆在1968年出版的《希望的革命:走向人道化的技术》一书中对其技术批判理论作了系统论述,试图通过确立一种“人道主义的伦理学”来克服技术的非人道化发展,促成一个“健全的社会”。孙盛涛剖析了本雅明的技术批判思想,他认为,本雅明的代表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传达出技术高度发展背景下艺术的革新意义及其潜在的政治批判主题,揭示了现代艺术与技术、政治之间隐显交错的辩证关联”。^[8]马大康和张书端进一步解读了本雅明关于艺术与技术的思想。

三、评价与展望

综上所述,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思想,国内学界做了一些研究。这些已有成果为未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同时也存在如下局限:首先,从对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思想的整体研究上看,相关成果极其有限,且已有的相关专著尚未真正进入到对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思想特别是技术批判这一领域,而是停留在技术思想的边缘,对其自然观、理性观、科学观、科学伦理观等的研究,还未将技术从中剥离出来进行专门考察。在少数几篇涉及到“技术批判”的文章中,论及问题较少,对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的理论视阈、基本精神、逻辑理路、核心地位等问题尚未涉及或展开探讨,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待形成。

其次,从对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技术思想的研究来看,已有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缺失。一方面,学界对不同时期代表人物技术批判思想的内在连贯性及逻辑进程关注不

够。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的三代代表人物的技术批判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趋势,主要体现在:技术批判的主题不断深入,技术批判的生存论意蕴不断凸显,对摆脱技术化生存危机的路径选择不断趋于合理化,等等。另一方面,学界对代表人物技术批判思想的考察是孤立进行的,很少将其与法兰克福学派整体思想即现代性批判结合起来。其实,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性批判构成了技术批判的现实背景,技术批判是贯穿于现代性批判的内在制约机制。没有现代性的宏观视野,难以把握其技术批判的实质;缺少对技术的分析,也无法揭示现代性的真正内涵。正如芬伯格所言:“正是技术发展使现代性成为可能,如果人们不充分了解技术发展,怎么会有希望理解现代性?而如果缺乏对保证技术在其中得以发展的更宏大的社会的研究,又如何能研究具体的技术?”^[9]可见,以上两个方面的缺失仍源于缺少一种整体性视野。

再次,已有研究在考察法兰克福学派整体批判理论时很少涉及芬伯格,对芬伯格技术批判的研究是孤立进行的。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在上个世纪70至80年代解体,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派已不复存在,但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对当代社会的批判却仍在继续,实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期发展”^[10]。芬伯格早年师从马尔库塞,深受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的影响,其技术批判思想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有着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这是毋庸置疑的。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理论时,应将芬伯格纳入其中,才能把握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的最新态势。

最后,以往研究多以阐释为主,较少进行价值评价。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承续了马克思和卢卡奇等人的技术批判思想,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技术思想的当代发展,同时,由于立足于技术、资本和现代性充分发展的历史语境,也是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人的技术化生存境遇更为真实的展现。因此,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又并非尽善尽美,他们关于技术的本质、技术的价值、技术异化的根源及克服技术化生存危机的路径等问题的看法存在着局限甚至错误,这使得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和当代社会发展实践视野的甄别与评价必不可少。

基于以上分析,对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的未来研究,应着眼于两个“结合”。一是将宏观视野与微观视野结合起

来,这种“结合”可以依循两条路径:一方面,基于纵向历史视野,在具体考察各代主要代表人物技术批判思想的基础上,从整体上梳理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思想的历史发展,揭示其内在逻辑及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将法兰克福的技术批判与现代性批判相统一,在现代性批判的宏观视野中揭示技术批判的精神实质,同时考察技术批判的核心地位,分析技术批判如何作为内在机制贯穿于大众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心理机制批判之中而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中心线索。二是将理论视野与实践视野结合起来,要重视对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思想的理论研究、理论阐释,特别是对一些最新成果的动态把握;同时也要注意价值评价,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和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实践,完整分析和准确把握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的理论特色、理论贡献、理论局限和现实意义。惟其如此,才能使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现代化实践中得到具体展现和切实发挥。

参考文献:

- [1] 赵海峰. 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之困境及启示[J]. 学术交流, 2012(9): 21.
- [2] 高海青. 社会合理性批判的历史逻辑: 从物化批判到技术批判[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2(3): 38.
- [3] 刘光斌. 技术合理性的社会批判: 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到芬伯格[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3): 107.
- [4][6] 高亮华. 技术: 社会批判理论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技术哲学思想述评[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2(2): 23, 25.
- [5] 倪瑞华. 寻找人生存的价值基础——霍克海默技术批判理论探析[J]. 国外社会科学, 2008(1): 66.
- [7] 张成岗. 从意识形态批判到“后技术理性”建构——马尔库塞技术批判理论的现代性诠释[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0(7): 43.
- [8] 孙盛涛. 技术·艺术·政治——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理论主题解构[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2): 152.
- [9] (美)安德鲁·芬伯格. 现代性理论与技术研究[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5(4): 69.
- [10] 陈学明, 王凤才. 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308.

(文 言 编 发)